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録舉人臣黄煒

龜山集卷二十

宋　楊時　撰

書五

荅胡康侯其一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言而非

耶亦顧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葢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期於意誠心正遠矣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烏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也

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焉所可離耶如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則伊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内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

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爾何力
不足之有顔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賔使
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
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
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
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
甚焉某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適會同官黎君到

而來僕立候倉卒奉荅不逮意幸亮之

其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聞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孳孳為利蹠之徒也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適在乎善利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為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之時一當

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非真知之烏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竊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儇激厲則其去道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

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敝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葢聖人以其身為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顔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

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爾聞文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濵文王以三幣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子之時去柳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蓧楚狂之徒皆不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效安在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

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為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為百世之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也田常為亂於齊齊君𦂳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棄之乎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

身也後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為政於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為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昔嬖奚與王良乘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為之然管仲之功詭遇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曾西蓋比管仲正類是歟朋友道喪久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顧以見告

其三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某竊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修身慎行者無遺力矣持之奈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輒發矣不可知也春秋義探賾精到恨不及見全書也玩味歎嘆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吏治之諸侯不得

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復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記言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謂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泰誓之類蓋湯武之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為證更思之如何

其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

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其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公之篤志好學而每蒙謙虛不見鄙外故輒肆言之而不自知其愚也惟亮之

其五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其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謚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雝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

諱也雖魯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

義詳甚棊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闇與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為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

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鄜

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其七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汩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異禀卒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奥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

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為難某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共學左右提掖覬獲一游其藩乃今得康侯葢知衰老之有望也

其八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目視昏耄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饜飫者乃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挾樂取諸人以

為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嘆無已然辱意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寬明不以借續為罪則萬萬幸甚某竊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

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不可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王及后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

雖有司不會冡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為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盗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惟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崇寧以來承祖宗積累之厚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嘗為會計録以總

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廪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内府所藏以待軍興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葢得周官待用之意也今宜為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較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户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闕事矣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葢始於

王朴之議其措畫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寛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達而鹽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鹽法相因以為利不可偏舉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

至眞陽下卸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則横斂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拁鹽之法行鹽課悉歸榷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獘也閩中舊官賣鹽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間每觔至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葢發運通融六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

所闕者爲之應辦故中都常不闕也其爲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以寓軍政歴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歳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

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束伍之令督之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茍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葢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修無甚於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葢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

境軍無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末澄汰與役法之獘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蠱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為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蠱也左傳皿蟲為蠱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樽櫨居楔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

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時因其財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畧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楮可盡也夫執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

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

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

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不慎歟

其九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

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

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

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見與可以

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脱藁即附去以求參訂也

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

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其十

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説取怨於其徒多

矣此三經義辨葢不得已也如日録字説亦有少論著

然此事不易爲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書更俟

審詳脱稿即繕寫附去也

其十一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册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為賊棄毀僅存一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嘗寄示二册尤荷留念然兹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為之著論以正王氏之失益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欵曲當錄以納去取正左

右庶可傳遠也

其十二

承諭及江西宣諭使風采可仰吾鄉使者甚不撓但未見惠澤及民汚吏革面者盜賊得韓申二將平之今已無事敝鄉去歲大疫惡少舊常作過者死亡略盡自此可無盜賊之虞矣近見報襄陽鎮撫撥諸郡領兵收復中都屢捷洋州亦有報殺獲金兵千餘人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卿平生相知第鄙文不

足以發盛美為愧耳浙中數事與初授恩命皆某親聞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無更易如宗室養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他人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減半而養母勿給於是其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為憂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公更問其詳為增損之乃善伊川先生語錄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著其壻尋之

未到近宣幹喻子方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

其十三

便中辱賜教伏審邇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哀朽杜門粗適閑中自去歲來稍安静而汀邵與江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恟恟不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為慮也世事如此奈何奈何示諭湖湘州縣皆

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寒未解惟冀為道保重副此頌祝

其十四

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也俟

書成即納去其近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戾處方就俟脫藳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曾吉甫頃在維揚亦嘗相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其如此士大夫間豈易得哉若得其來時親其緒論固所幸願也

其十五

久不聞問方深馳企辱書伏審旅寓台候萬福欣慰欣慰其老拙如常去冬松溪賊范忠大作武尉被害焚刼縣道略盡首領已為申將禽獲殘黨出境勢無能為也

又傳虔冦陳顒犯漳汀朝廷已遣申將往討捕敝邑相去差遠民間不甚驚擾稍得安居時親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正遠瞻晤惟冀對時為道自重

其十六

知令似龍圖先往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帥勢未可往更俟淅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章醜詆之以為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君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淅帥尚在嶺表不知何時可來

湖中幺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爲之奈何在伯紀尤可慮也梁叅議聞已歸未到鄉里云徑往福唐般家得渠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其十七

具竊謂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羣起在四川軍被害爲甚夷傷之餘民力凋敝極矣蒙恩放免

紹興二年秋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恤民隱何以得此既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赦降放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而為怨咨良可惜也朝廷既有著令不得過三分赦書不應全放是徒為文具罔民耳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恐自是民不立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赦書既已盡放有司亦不宜沮格二者胥失矣皆不慎令之過也放稅租出於一時之異

恩自當量災傷分數減放使民受實惠何必著為令格不得過三分是豫為罔民之具以資衰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某衰朽杜門不欲聞外事因催稅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輒及之願勿以語人恐貽不恤緯之謗至禱

龜山集卷二十

龜山集卷二十一

宋 楊時 撰

書六

荅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義為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奬與伏讀汗顔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敝鄉今歲方稍寧息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出沒境上居民不無驚擾虜寇未平而此月初間建昌復兵叛閉城焚劫南豐縣官骨肉與邑人多遁至建寧縣昨日或傳已就招安未知是否敝邑已遣人往探問更數日必有的耗也此曹非剿滅之無以懲後若只招安如養驕子少不如意則復思亂矣世路如此奈何秋暑尚

熾更切對時珍嗇前膺召擢慰此頌望

其三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為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漏處公可自以意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為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學者其一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

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曰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

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逹道廢矣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怒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爲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毋誠意是僞也武王

之克商纘文王之緒而已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王雖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葢不自以為功歸諸文王而已則嚴父配天葢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是禮也肇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則道於義固非一事横渠水漚之説與釋氏輪回之説異其詳具於

答呂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違者當自見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修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

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其二

故在中宗時遣嗣號王邕等鞫問一意無二言可謂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位寢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

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為冤源乾曜不能正為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盡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竊謂如宋璟之論柳損之是矣

其三

直之為義如必有事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

所養無本則是以直為氣本也得夫直矣養此可也則養直而已所謂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何義更深思之屢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時乎違是也以空為學之始而仁之體未見至於不違仁則仁之體見矣未知仁以何為體不可謂有一仁字便謂仁之體見則論語之言仁處多矣以空為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豈諸子皆未嘗學耶恐屢空學者亦未易到也

其四

辱問所疑益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為中庸與舜顔皆是也若用中建中皆施於民者與所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葢有能則有為之者為之則與道二矣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皆此意但詳味之其義自見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下察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子以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為諸侯之孝亦猶是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葢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回人立侯匆匆辭不逮意

其五

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為慰范元長春所聞其賢久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婿呂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亦煩為道區區嚮往之意

荅呂秀才

辱問以所疑非荒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吾子自擇焉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之至誠其卒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惟聖人與天同德者為能誠焉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之所謂忠臣者豈盡聖人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而君子有不仁焉則忠而未仁亦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蓋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方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逺矣君子道者三曾子所以語孟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逺鄙倍暴慢而已非其至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

之及也吾子其審思之以為何如或未中理無惜疏示

答呂居仁其一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益知好學之力也然其間與鄙意不合者敢不以告楊子湍水之說荀子杞柳之說也其論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合為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

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為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説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為得横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之也中庸曰

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葢致知乃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為二說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此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之文字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為學不可不知也淺陋妄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如何兩日大暑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逮意幸亮之

其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輒試言之請自擇焉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從人之類是也四者各有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與我為一也非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固不可

為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人望人不容進
學也故卒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由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
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非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
特末化而已管仲之仁葢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性
情也易傳可以究得之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特發
於言者故於動天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候書㱽
㱽作此

其三

承問格物向答李君書嘗道其畧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

為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與鄒德久其一

先公奏議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聞令弟欲令福唐鏤板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擊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為世仇不可不慮也如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板可節去彈擊之章未須傳也公更思之

其二

相别之久特蒙枉顧殊慰傾企非篤於情義何以有此間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為況何如伏惟燕休德履佳勝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殊令人憂疑不解向承欲還毘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適十月書云城中人皆竄伏鄉下北兵猶未退聽天兵往來六飛親行恐常潤之人未得奠枕而居也世事如此柰何末由會集切冀以時保嗇

答胡處梅

示諭持一恐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某竊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為不善耶若夫格物而知至則

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為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答練質夫

辱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

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以質夫之篤志彊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詔使壓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黃用和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深罪之特未為善耳

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凡二十七月益祖鄭氏説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大率今之士人皆以垂脚幞頭為居喪之服若用此恐與未經祥禫者無異若慘巾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昔至完居喪問蘇子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著公服耳至完用之考之古義既祥固可聞樂矣然今之二十七月之喪著在中令釋服從吉律有明文欲髣髴古既祥為之恐不可也衣冠復

常純用吉服則禫制未終無以為別竊謂衫用皂以布為之可也更請裁擇

與許少尹其一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績學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久不振佇聞鳳鳴副此顒望

其二

荒謬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臣

子不當以疾為辭貫以衰病爾然力不能强愧懼于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

布照察

其三

小子回辱書良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耳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願簡去浮文為幸邇來不審為況何如伏惟獻替之餘神相多福炎暑方熾更布以時珍嗇以膺峻擢

其四

鹽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夷傷之餘非巨力幾無以自存斯民受賜多矣欽嘆欽嘆毘陵苦多雨麥頗稔而蠶不收高田想可望窮居所願惟年豐耳飯疏飲水聊以卒歲無足道也承書腸血為梗君子神明所相無恙之疾當勿藥自愈舊日志完亦聞此疾徐典樂傳一方服之立效當為就其子求此方便附去竊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在此書不自揆其荒淺妄為訓義不敢輒以

示人方欲訓篤取正朋友不知何緣遽徹清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教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區區至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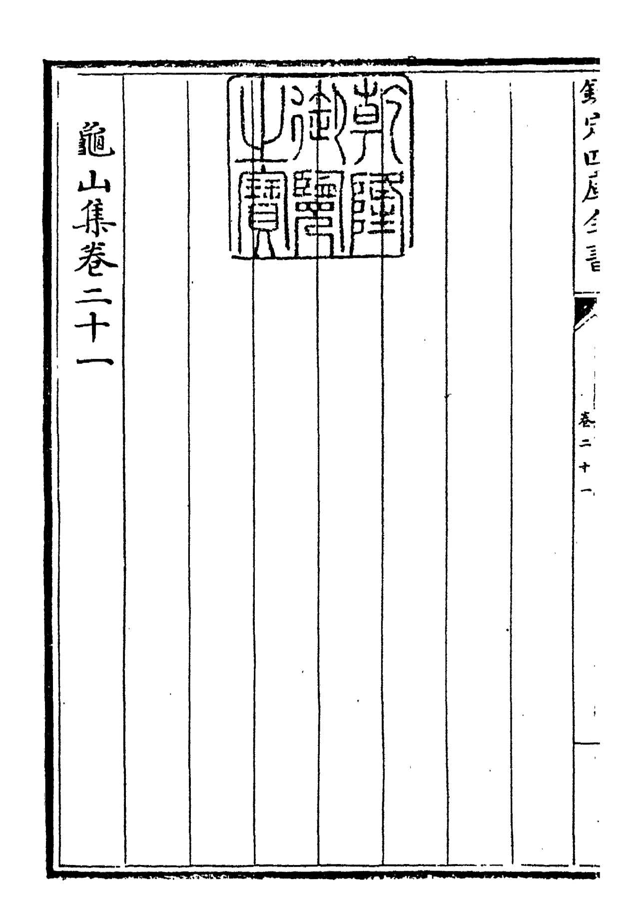
答蕭子莊

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啟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辭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自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鬨然羣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閑

因撫三經義辨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學文字多未暇錄去俟小子早晚帶行過仙邑可一覽也

答胡明仲

趙參還朝聞有立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既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未有加損重為朝廷惜也公昆仲俱在侍下想不廢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劇更希為時自貴以副人望



龜山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録舉人臣黄熚

龜山集卷二十二

宋　楊時　撰

書七

答張子韶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為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為賀衰晚杜門却掃不嫺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書勤勤以諗歲寒之意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

得喪回屈不能爲也三復欽嘆公之名德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久淹於外然復之時羣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剥曰順而止之其道一也故剥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葢艮上而坤下剥之成象也觀剥之象則

知所以治剥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能㬥為之況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竊聞左右已有側目者其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欲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劉希範

其竊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經趨四明欲乘桴為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廢其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為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以有根本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路斷矣而令建

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爲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虞也某竊謂隆祐在虔而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可緩也惟希爲道自重慰此頌祝

與李泰發 其一

去歲初聞被名復在言路喜慰無量君子在朝庶幾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也聞宣城冠盜充斥皆已撫定爲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虞所補不淺矣亦足

為慰春深寒溫不常更切為民愼衛區區頌望

其二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永嘉北兵未聞退舍福唐日傒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王瓛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絶不知何以應副每一念之寢食俱廢奈何近處州又大擾焚毀廬舍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可以安居彼否若來閩中日見狼狽痛

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癡坐而已所懷千萬臨紙不能

具布

其三

某去歲夏初還至敝廬日幸邊警寧息庶幾畢此餘生

諸公但為逍逃之計不復為守禦之備以至今日若郡

皆如公守宣城則猶或可望也如李鄴輩身為禁從皆

率先投降他復何望耶苦痛苦痛閩中去歲大水田廬

漂蕩十五六民已艱食今復科須不一恐別致生事柰

何奈何

其四

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虔為根本也任肅寇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荊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為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為二處兵

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支爲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檄韓劉二將協力收建康爲急

與秦丞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竊記近世名儒自安定而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熈寧更科不用其學遂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與旨爛如日星以爲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於此斯文之幸也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爲凶寇棄毀

略盡蒙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某自還家昔之儕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親書冊温尋舊學聊用自適耳方欲綴集散亡以待後學稍有叙當繕寫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希照亮

答李叔易

秋間小子還毘陵嘗上狀計已塵徹屏跡閭閻下州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日從游之樂恍若夢覺不可追尋也近日屢聞江北捷報喜

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鑾輿親征想已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澶淵之役無異也可賀可賀兵革之後正須經理公豈宜久居散地佇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願也長至只數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嗇慰此頌祝

與李丞相 其一

兩日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友等四寇繼至截留稅數不以上供又重加裒刻剥民膏髓官吏殘賊

布蒲州縣皆欲變為盜及公到部按治大奸贓數輩稍
選令佐嚴禁科斂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百姓始知
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路檄帥進
兵討楊么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吕憲書云有破竹之勢
矣後聞有旨罷不受節制賊復熾湖湘之民深以為恨
鈞旆既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自古所難在公為不
足道重為朝廷惜也相望數舍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
究

其二

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世路日艱𧟃毒流四方淮浙爲甚延及吾閩盜賊蜂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嘆鈞旆南還士論以爲天意必有在宇内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覲他須面承乃究

與許髙老

自鈞旆西行絶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分

寧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如何伏惟神明協相
福履增勝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䘏車駕移蹕四
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永嘉隘陋非萬乘可居會
稽以李鄴迎降得免焚毀今始駐蹕於此又聞欲上雲
上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夷傷無子遺而錢塘蘇秀為
甚惟雲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不能久居也閩中
自昔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城邵武近又建陽松
溪諸蠻殺傷縣官盜賊蜂起王瓊下潰兵入建劍擄掠

殆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甚於他處殘寇已從温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大歉恐不能支敝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賊逼鄰境不免亦遷避仰禄為生而州縣匱乏俸廪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奈何某避賊囬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瘧未痊今日當發適有人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愧草率

答傅子駿

姑蘇之别倏忽餘六年便中逺辱賜逮伏審邇辰台候動止萬福尤為用慰其自還家盜發建安羣凶響應釋耒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雖仰道之勤日欲修問以故久而未能素荷愛厚固必見諒也鄉邑焚刼蕩盡所幸先廬獨存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為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籍良可憫念賤累數十口日食貴糴困憊殆不可支去春松溪甌寧餘黨未殄猶有竊

發者賴申將駐兵福唐即時討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衰朽杜門索居一時儕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老少異趣絕無過從惟時親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諸賢協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頌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為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通名于

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其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令老矣精力昏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没為小人之歸誤辱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不敢冒進為門下必蒙見亮也末由一造台屏姑勒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與執政

輒有少意冒闖閩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劍臨汀邵武四郡為羣凶焚劫蕩盡無孑遺而將樂為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戟羣起而為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為艱食所廹姑免死而已然閩境之内死於兵者十已三四所存者皆㝠

傷飢羸之餘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
窮民無所赴調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外如軍須
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之使復業為平民此良吏善
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羣聚
踵敝廬以告謂某嘗游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
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
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
于再至于三去而復來不可却復竊自念朝廷方尊賢

使能俊傑在位天下大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
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閔也故輒奉尺牘
上瀆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爲
賜不淺矣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加譴怒萬
萬幸甚

與梁兼濟

榷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榷法自祖宗以來
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苦官務酒惡不

可飲比户私醖故官中每嵗酒課不數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為陳萬户經由朝廷獻利害乞會計每嵗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均在人户作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户裒金貲以往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今若再榷當增官置吏役使兵夫祿廪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麥調度紛起仍於人户免納酒利錢乃

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若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榷之又榷非今日所宜為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數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承示諭欲必爭其不可甚善然罷榷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

近聞朝廷詢究茶鹽二法其在諫省其大槩論之詳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

行鹽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歳額上供銀二十餘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鈔法若行則利歸榷貨漕司拱手無可為者歳計不皆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於民已多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為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民力凋敝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州軍之民彊壯者率以兵

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者十無二三鄉下無牛無人田皆荒廢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數雖剝膚椎髓無以供也且政和以來官吏以應奉為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耶茶引抑配人户以為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產茶無如建安仍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取足於吾閩而已人何以堪茶司官吏勢不可坐視虧欠不免督迫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

罷此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為言之則一路受賜不淺矣閒居杜門獲不恤緯嫠嫠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

聞隆祐六宫先往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詔書所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昔漢髙祖之興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内以為根本故楚漢相守滎陽

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甚處為根本廟堂必有成筭非衰老所能知也

與吳守　其一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之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縱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為孽也又聞池饒尚有殘寇未免調兵防拓不知只為苗劉否前日得福州相識書云召

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不知吾郡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為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平日之事所憂非一奈何奈何

其二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溢亭則建城逼矣奈何敝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級者不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令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肯復為用耶鄉中去歲洪水横流

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悉變為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某自省事以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為亂邑人日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敷是速其為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則科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如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

唐來其兵勢似可恃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百人為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為制馭不至自擾也某居閑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輒及之惟寛明照亮

與李提刑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廵尉追捕張全餘黨足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為念臨事不苟欽歎無已然公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未及詳知如明溪賴文斡與張全

等皆一時鄉兵同黨其捕張全兄弟乃是徒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天兵一往恐羣小驚疑別致生事然賴文幹等首領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軍即時撲滅其功多矣理當優於酬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觖望若得早與保明與一名目則凶簽自息庶無他虞矣更希裁酌某閒居不當僭易及此然明溪與澈鄉接壤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

溢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今方少寧萬一或致生事則敝鄉先被其害故輒以浼聞惟仁明照亮

與陳公晦其一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孝履支福正遠披晤伏冀節哀愼衛其屛尊公眷知最厚義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其棄世每一念之肝腑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終天之恨何以堪處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哽區區不能悉布

其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存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解惟加愛是望

龜山集卷二十二

龜山集卷二十三

宋 楊時 撰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顧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

贍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
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茍
非豈弟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謂其難今尤慎擇
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材刃發新硎莫匪庖
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
如某者駑駘下乘樗櫟散材自惟銜轡之難驅敢希匠
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恥為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
慕顔淵之好學三釜而樂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

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為貧亦聖人不免猥從科舉誤玷縉紳庶乎餼廪之微足為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並衰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心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鷦巢乎一枝俯仰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沉浮奈何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嗟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叅選調

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躍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竊
食何路進身欲為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
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上瀆豈
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葢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容推至
仁而博施智惟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之或遺致此
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允蹈聖言雅不
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已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

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聞以身

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懷瑾握

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為辱尊德樂義欲有求

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

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隳居下者以難仕為迂謀在

上者以旁招為末事公論一廢私謁肆行待價而沽顧

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其者賦材踈拙禀性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罔窺聖賢之遺學麞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汙寧堪待用已絶凌霄之望方圖祭竈之安欲為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修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葢伏遇其官至公處已内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為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為任而

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舊學益勵前脩駑乘何能幸嘗緣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

顯膺宸命榮領郡符方懷慶問之末遑豈意緘封之先辱恭惟某官賦材忠實禀器純深更貳正於名藩藹休聲於輿論果茲遴柬付以承宣雲翼怒飛匪泠風之能負霜蹄一躍騁千里以誠宜敢希得士之名姑追蔽賢

之寳過蒙歸德益用愧懷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含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未遑竿牘之脩遽辱緘題之及襃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寵綍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摛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紱故鄉聳一時之榮觀值此

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彯纓於外寄寵章顯服屿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覿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縻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側身方俟廢歸絶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來并竊念某職昧趨時仕惟為禄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已盡黔驢之技窮年無補終

為智叟之非不惟玉瑩之無疵或恐丹青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輒取衆人之共棄此葢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内恕及人羣言並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疎遠致兹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脩益堅素守鷦鷯何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駑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下壁前陳顧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猪苓省

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為汙𢷬槃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為辱永惟出處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况值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為急務士知不穀為可羞故韜光晦迹者棄岩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為希世之罕逢凡有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

學惟爲己才不逮人徒襲父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慙跛鼈之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益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内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兹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

鋒駕乘何能幸嘗騎於騤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虔守謝李運使

被命吳東幸叨聯屬領麾江左獲庇恩私顧惟無堪曷稱公舉伏念某蚤膺聖眷屢握使符才不適時愧無實用學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彊敏之稱復玷該通之譽榮踰所望愧溢於心此蓋伏遇某官大德并容至仁博施不忘敬故益敦末俗之偷于以包荒或副中行之尚

致茲庸陋特與甄收敢不誓竭孤忠永堅素守

代賀蘇左丞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綱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道隆淵懿業茂經綸誠明自格於元龜器識允符於三鑑從容常伯之任登延内相之榮序秩羣才董正六官之治宣明密命追還三代之文來膺側席之求大慰斯民之望皇猷帝業允賴於遠圖黼紱龍章行膺於異數顧惟庸陋久荷知憐空懷慶忭之私阻覩光塵之末瞻仰之至

敷述奚周

代謝筠守

伏審光膺綸命分守侯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禀器宏深迪心明哲屈承宣於屏寄行踐履於要途未遑竿牘之修以結鄰封之好遽承緘貺益佩謙冲

代與檢法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義端方迪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及人終見治平

之效俄聞風雨增悚慶覿德之有期瞻詠之懐敷宣曷究

龜山集卷二十三

龜山集卷二十四

宋 楊時 撰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薙草蕫石闢地為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

不拒也予盍為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不臨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峰首尾盤屬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𡏖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為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覰游談戲豫不聞箴規切磨之

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禀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為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剥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𨻶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於隨剛不憤於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頽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

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衒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

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踵息庵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氷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世之美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鑿丹化金餌之以祈不死

厭常爲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竊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生之經夜卧無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張君諭捐金結茆於其宫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閑深靚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絶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

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張君為之營地勤劇若此豈亦有意於斯乎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佞通顯世之人盖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

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吕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殄也故溫

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為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旣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葢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葢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堂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

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葢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伏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為之書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為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

址隘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為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為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為急而不知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為之言曰自孟子没聖學失傳

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剗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槩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於崇寧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

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為時著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若未之有也寘之學校使後生晚進日覩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為旅人無所用於世

退而删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為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為道之存非以是為榮觀也國家慶歷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為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為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南隅築宫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廉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為賊火所焚春秋無

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歴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反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劉壽吳元實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季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甓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為厲既而邑之士蕭顗以吳俊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為記予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

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葢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盖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為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盖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

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爲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禀出而擢高科登膴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肆業於其中者涵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楊道真君洞記

縣城之地隅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為楊道真君之所居也楊道真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真偽莫得而考也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請真君禱雨輒應予竊異之欲往游焉而未暇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屐擔簦儵然而往行近五里餘而頹崖斷塹荒翳險絕初若不可投步捫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刓鬼刻其中窈然莫能

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户有泉汪洋汗漫意其能宅靈氣而興雲雨者有在兹乎予彷彿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人纓紱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咏朝出乎筆舌之端而暮傳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而浮實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為恨也至於窮山絶俗僻陋之邦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瓌奇絶特之觀往往為幽潛之士遯世而弗耀者擅而有之是人也雖欲窺尋其聲光且不可

得尚能顯其所寓哉於戯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隱秀含媚於荒丘榛莽之間常自如也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槩吾心也姑書其嵗月以為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為輿以忠信為軏軏以志為御以古聖賢為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為驂乗乃相與馳騁乎仁義之途翺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税駕乎至

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乘飛軨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扶輿挾輈發軔乎康衢梔輪于椒丘銜觴列咢絲管間作凡可以悅耳目而娱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為也是二樂也不相為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醨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圬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為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牣其中盡瓌偉絕特之觀與

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圬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為酖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為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為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

長有此樂也余君子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為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顯德間邑人設像於其中冶金鏤木為鐘鼓以警朝昏旁有隙地可以種藝稼穡僧之居此者足以衣食焉自熈寧以來旁之地為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遂棄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木者不禁剪伐陵踐

竹木無有遺蘖於是巖之醜形如張口待哺聳據於東南之隅邑人不暇求葺熙寧丁巳封内有警市人惶駭無一日安其居縣令吳侯來始爲之還定安集之而民復得其所及賊平閭巷父老用昔者之言以爲是禍也斯巖寔名之遂聞於公請縣之僧可淳者使葺是堂於巖腹刻木爲像以鎮之所謂均慶禪祖是也復作亭於巖股以待往來之遊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文以誌之乃爲之言曰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非人

力之所能為也窮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百里之民豈其然耶盖人之所欲完以葺於是者數寔然也不然則如之何而人樂為之也且盜賊之興其漸故非一日矣肆凶怙力民慢令侮禁相視以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如吳侯則彼之肆凶怙力者方將遁形隱跡之不暇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有在矣斯巖者何與焉以步仭之虗而層軒疊徑雲烟杳靄

之間幽崖寒磴乃若繪畫遠至於井邑之縈谿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則又足為游觀之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往來者使觀之無惑焉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於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於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為記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隷蕘童收叟下逮窮髮荒埏無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也一被之

以不孝之名則心蹴踖而顔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王仁義之説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辟滌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日褻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

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為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閭閻數千里之外隱然為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器彛而鏤金石為邦家之光况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久茀不治畜豕之所游鼯狌狸鼠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為穢墟予一日曳杖躡屩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蓁薙蔓而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之棄材為閣於其上既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目而望徼雲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葢取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閣也始子以飛鷗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

爾之中無乃觳觫而受變於物歟予傲然不荅隱几而卧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人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尋常踰閾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為小矣夫闊非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晉膠不亡也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泠風上闚青天子其以是為髙乎鷃之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為卑乎是未知各

適其適也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濵猶蓬蒿也惡覩其異哉盖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己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况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天理哉子方疑我之縠觫而受變予亦陋子之自梏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退予顧謂二三子誌之鑱諸石

乾明寺修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余以漕檄二令于東陽有大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為禪寺更四代而康始繼之棲佛之廬未完者十二雨濡風剝二閣蔽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欲完而遷之久矣計其壞材堅甓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所能為也郡人吳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謂用力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盍為我記之是年冬余在東陽

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曲檻雕欒鏤碣渥彩焜燿如入化人之宮峙二閣於東西序虛明深靚豁如疣抉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吾州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士道閩中而過者蓋艫相銜而輻相轢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偉麗為東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斝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之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求凡居室服器趣完而已皆不足為美觀也比年以來歲屢不登編户齊民方且以艱食為虞

而康師乃能於荐饑之時導勸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足以感於人者是可嘆也已乃為之書

白雲菴記

廖君無隅一日過余而告曰先君得吉卜於孔山之陽即其兆域之隅結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卉以為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既襄事乃因其舊而擴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寘佛其旁命僧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詒謀之義而

總名之曰白雲菴葢取狄梁公望雲思親之意也顧得一言識之可乎予告之曰君方筮仕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梁公之言名其庵其志遠矣然狄公當孽后窮凶之時羅織之獄起而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矣乃欲以一葦之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弧朔幹之勁豈易勝哉公獨見義必為挺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葢其始終大節有以聳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

而淄磷於世變則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望雲而思親將必猶今之視昔也君其勉之

含雲寺真祠遺像記

師諱慶真姓蕭氏順興大幹人年十四棄家為浮屠十九受其戒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已而遍叅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偈示衆

更衣坐逝越翼日用茶毗法得五色舍利以真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菴之原以所得舍利為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毗陵歸故丘其徒惟覺詣予求文為記予與真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㓜方肄業為科舉之文挾筴讀書窮日夜之力為進取計盖未知有亡羊之憂也師每曳錫過堂下釋椎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攖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為學

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賢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也今其已矣過其廬升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愴然興歎者久之乃為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據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為郛鄂驚湍激流為溝池魚稻果蔬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負城之北有寺曰橋菴者偽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

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東徙不百步面東衢以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卒更五十餘年無繼之者上漏旁穿風雨弗庇崇寧四年始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旣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為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睟然金碧焜耀乃喟然歎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人哉此有國有家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

年始一歸而昔之蘖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為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此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焉寘先人之遺像以為歲時展省之地而搢紳不予禦也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

屨倘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壑茂密望之隱然若龜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為記予嘗論養氣之道以為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養而無害

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耒鼔刀而不為污任天下之重而不為泰臨之以斧鉞而不吾惴豈其心獨有異於人乎哉所養素定故耳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人固意其頽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修氣益完文日益工莅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吾知其才必為世用也今見其兆矣異時推其所養而羽儀於朝必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為之道也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幫原縣數州之地皆狼顧失守而婺女罹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遴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內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竄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杪寇平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復出為惡者政成治定乃顧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擅彊兵負

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據有全吳首效臣順為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憂故城郭不修士卒不練一夫跳梁而六州為之暴骨葢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為池陷甓以為堞募七邑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事而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

有奇經始於九月甲戌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不可陵犯民吏懽忻鼓舞相與諳余而告曰昔之垝垣廢址踐為通衢故闕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得以自肆而人受其弊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顧紀成績以昭示於後余嘗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為城郭溝池之固葢本諸天地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

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之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内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可也故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今婺女之政綱條紀律纖悉備具而又完其郛郛為邦人無窮之賴芳猷偉績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無廢前修豈曰小補之哉

龜山集卷二十四